

吳豐培輯

清代西藏史料叢刊第一集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歷史組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吳豐培輯

清代西藏史料叢刊第一集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歷史組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代西藏史料叢刊第一集序

吳君玉年，新有西藏史料叢刊之輯，而首取其尊人寄荃先生所藏印藏往來照會及班禪赴印紀略兩書付梓，且以噶引見囑、韻剛瀏覽既罄核而計之，照會得六十九通，赴印紀略自函咨批札以逮稟爲數凡四十有五，洵爲籌邊之鉅量珍祕史料也。夫英之謀亦久矣，自乾隆朝遣使來華入覲，厥機已兆，五口通商而後，厥迹益顯，于是而中英之交涉夥頤甚矣。英本商業國家，欲借商戰以操無上勝算，其國策有然。觀光緒二十九年六月何光燮稟已有『榮赫鵬說帖雖係對藏官之言，然其中會議之端，重商務不重界務，已畢具於言表』之語，而印度政府照會亦有『深知貴大臣關心商務，定能使條約中所允之處，英商均能沾受其益』云云。嗚呼！此當日商務之所以基於界約，而界約之所以促成商業也歟？彼國視我邊疆有同囊中之物，染指垂涎靡所不屈，藏雖我之屏蔽，鍵轄顧處彼弋略之下，樹欲禁而有所弗能，強弱之辨蓋又諗已，是故能利誘則利誘之，否則以兵威迫之，拉薩之被圍，班禪之被脅，特其皎著者爾。竊謂班禪之行固在達賴逸亡藏基播動之際，第斯時海禁已開，萬國士庶往還如織，國際觀聽所繫，裁制難逃，外交與遊歷亦自有其正軌，班禪卽少不更事，我果以正軌與英週旋，且以正義訴諸世界，彼爲避免列強之詰責計，或不至無理若此。無如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非關葺掩宕，卽塗飾怙嬉，馴至彼則咄咄逼人，我則默默讓人，一界之勘，高下已判衆寡之間，釐然可數也。以言地域，則若靖西、亞東、帕克里、西金、哲孟雄、咱利山、多克納、支莫、摯多、甲岡、東結、拉干壩、圖龍、特拉、貢如、麻意、納金、隆牛、蒙錯、海子、吉茹、仁進崗、吉亞公、巴林嘎、宅拉拉、湯古、思補布、納春、不格、傾斯、絨甲。

邦格茹卓木協卜子納蕩江孜骨魯噶大克坎不中皆是。以言人員則我方親王大臣及何光燮外。又若李登山四朗多布經丹增汪布王延齡獨錫勳鍾元慶達吉占堆何長榮羅布藏稱勒沈晉熙王世昌趙鈺李毓森李福林趙潼馬全驥劉文通吳祖鼎等牽涉指委有如是之衆且多者而英則何如。所恃以決勝者文不過一惠德武不過一榮赫鵬耳。下此若賴穆士若牟陸納耳。其所以克輔克翼以爲折衝之干櫓者又不過此寥寥數輩而已。足挫我而有餘。則所謂高下云者豈不信哉。有中朝之玩視國防。卽有外交之淒歸失敗。積弱所迫早足痛心。卽以班禪赴印而論我方將吏始終以善爲開導勿得啟衅。丁寧周至雖堅決之中未示屈服。顧取其前後簡牘而反復之除却籠統之言詞一無適宜之處置不意文武聯翩竟不敵一僅恃遊說以充替身之臥克納也。是奚怪班禪之入於陷阱不遑自主耶。班禪旣行知朝命國力之難以阻截也。乃復密札展轉告以託疾返旆。迨已成事實我堂堂外部亦止有『班禪畫押用印均作廢紙』之文電分致使臣及印督而事先則絕無宣告夫變值非常固不妨出以權術。今以可語天下之事而自甘於狡兔黠鼠之行漫爲此苟希徼倖之計。借使於危急之頃得以身免。獨不念我國家尙有體統之重耶。班禪旣無恙歸來中朝亦弗敢詰責復使供職威信若斯。又奚怪英人之馳驟凌轢而鄙我薄我之至於如是。尤可異者彼於藏則直稱以『國』於藏之教主則逕遞國書一則曰『全藏國家』再則曰『西藏國家』三則曰『中英藏三國』四則曰『英國與藏國』誠不解彼英國者竟欲置我中國於何地。彼豈不知西藏僅我一隅之地。彼豈不知班禪分際猶是中朝之子臣而挾班禪以會彼皇儲欲以吾藏歸其羽翼寧舍厚餌誘使就範呼以友邦尊以君主惺惺作態爲是推崇不亦詭哉。故於勘界則不恤狡展於略地則不恤詭謀。二者旣互爲因果總其經過固留意邊疆講求藏史之

君子所不可偏忽者也。嗚呼！此兩書之所以有合刊之必要也歟。或曰：『班禪有可嘉者焉。』願捨此身以救急難。『此班禪語也。』後藏之安危所繫，生靈之性命所關，爲我一人致使全局震動，此心實所不安。我擬勉強一行，生死不問。』此亦班禪語也。姑無論其心術何若，作用何若，卽此毅然奮然，既壯且仁之落落口吻，要亦足爲畏葸苟安者之針砭與棒喝乎。頤剛曰：『然。今國防愈迫矣。有能聞是言而奮然興起，汚手足，焦毛髮，若是其大聲疾呼，以求我華夏之磐石乂安，金甌無缺者乎？』則匪第頤剛將頂禮而膜拜之也。玉年編刊史科之苦心，亦復無負。而寄荃先生藏弄之宿志，亦更可以大慰矣。是又烏可以不序。中華民國廿有六年二月，願頤剛書於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

清代西藏史料叢刊凡例

- 一 本刊搜集有關西藏史料稿本彙爲叢刊分期付印
- 一 所收稿本內容凌亂者爲排比先後擬定題目俾便檢查
- 一 西藏人名地名素稱難讀特爲標明其年號官名概從略焉
- 一 原稿有誤皆按史籍爲之釐正其不可攷者謹守蓋缺之義
- 一 本刊倉卒成篇舛誤難免海內宏達幸加斧正

藏印往來照會序

寄荃先生通籍以後，究心邊計，生平收邊事文牘甚夥，令子玉年能世其家學，屬排比寄老藏棄之物，次第問世，夫豈以債事之跡爲法，反而觀之，此之失彼之得也。衛藏遠在萬餘里之外，國人視之，向如秦越之肥瘠，清廷又以駐藏一官爲篆養旗員之地，大率統轄無知，於強鄰逼處之中，以艱鉅爲嘗試，安能與學有專門之謀國者相折衝乎？國之人視強鄰之魚肉我也，若彼深目高鼻之儻性與人殊，故能爲國覓利如蟻羶，世世相承，鏗而不舍，植根於形迹未兆之先，肆毒於機牙漸熟之後，掠人國土，無亡鏃遺矢之費，無伏屍喋血之勞，以是爲我之與彼，其人度量之相越，有天定焉。此自甘暴棄之說也。英之謀藏也，形成於光緒季年，而所持不過原通商游歷二語，此本締約之公式，至光緒二年，以繙譯官馬嘉理被戕，英使威妥瑪藉口雲督岑毓英有指使嫌疑，有派兵入滇之囑，於是煙臺會議，與李鴻章定昭雪滇案之約，約後締一專條，指定印藏游歷護照辦法，當時事亦平常，而遂以此爲英人得照約保護陸路入藏之根據，熟其地理風俗，會豪權力，彼之知藏，遠勝於我之自知，於是擇地通商，勘邊定界，彼皆洞見利便之所在，而我自茫然，彼皆援引前許之約，循序要求，而我更紊然，通商雖非我所急，而亦非必有害必無利之事，畫界更爲國與國接壤時，所必用以息紛爭，明信守者，何爲而必由彼制其動止，我之應彼，若頑童之逃學，簞人之避債，以遷延時刻爲幸，一聞有所督促，皇皇如大禍之降臨，當初會作寒暄語時，見事態未入嚴重，卽慶幸來使和平，交涉有無窮希望，至一涉正事，無復闌及浮文，又心索氣絕，計無復之，惟有急求樞府他調，苟全顏面，以貽其難於後之人，觀十年中之

回折歷歷如繪。膺使命者如此。謂吾國人之無良乎。則亦非也。不過一明一昧一學一不學耳。夫西藏固我之屬土。印度亦彼之殖民地也。疆界毗連。一彼一此。我之平藏。不後於彼之通印。何爲而彼治印之暇。有餘力窺藏。我不可以治藏之暇。以餘力圖印乎。且彼所據爲印邊之哲孟雄部。其始亦本我藏邊之附庸。英由中印度蠶食。及此時何爲而如醉如夢。聽其櫟割。而後養成其犍槩及米之慾望乎。當兩邊相接觸之始。何爲而對哲孟雄一地不先自我發。與中印持界綫之當勘乎。吾謀國者。果早如是。是否於古訓敬事後食之旨。本所宜然。彼中官吏。乃闢合我聖門之論政。我自暴棄失職。而反謂彼性與人殊。則意者吾國人終不屑與爲國覓利者。絜長而較短也。寄荃當舉世不爲之日。獨勤遠略。同人莫和之。當局莫贊之。輯此印藏照會一帙。失敗之迹。逐步畢現。若使有如寄荃者數十百輩居則理其圖籍。行則親其地域。使緣邊之奧窳。纖屑畢見。如道家常。國家復以財力鼓舞於其前。國權掩護於其後。無事時爲昌明學術。有事時爲指導邊政。既有結集。自有師傅。既有師傳。自有演進。歷年愈久。討論愈精。人有迭代。學無間歇。所謂科學行政者如是。吾國縱有一代偉人。心計彌牢。六合之外。然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自認爲天然張弛之跡。遂以彼族之鏤而不舍爲奇。若不變此心理。生今之事。爭衡於國際之間。得失判於毫釐。利鈍分於呼吸。河山有限。角逐無窮。何可支也。今既能盡刻寄荃所輯之書。必更能成寄荃未遂之志。毋使以絕學獨神。而繼之以學會。毋使以坐論偏勝。而繼之以考查。此其相濟爲用。當由朝野共任之。循此不已。則昏者漸明。幼稚者漸壯。長爲國之道得焉。寄荃之始願亦慰矣。玉年以寫定本求序。書此以質寄老。丙子十月愚弟孟森序。

藏印往來照會目錄

印督額照會駐藏大臣請藏印各派邊務委員查勘藏哲邊界

藏臣覆印督派漢番委員會同印員查勘邊界照會光緒二十年九月

印督額覆駐藏大臣奎煥已委惠德爲查勘邊界委員光緒二十年十一月

印督額照會藏臣奎業已轉行惠大員赴亞東會商光緒二十一年正月

印督額照會藏臣奎合查分界事望早爲辦竣光緒二十一年五月

奎煥照會印督額邊界一時未能定立擬緩至五年換約時再行妥議辦法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

印督額照會藏臣奎查勘邊界願明年彼此和衷辦結光緒二十一年六月

印督額照會藏臣奎擬飭惠大員前往甲岡一帶詳細查核就便赴東結拉南路查勘定界以便了案光緒二十二年正月

奎煥照覆印督額擬派員先往甲岡會看再抵東結拉南路將舊案新約如何不符之處履勘確鑿再行定界光緒二十二年二月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

駐藏幫辦大臣訥欽照會印督額會勘界務請暫緩光緒二十二年三月

印督額照覆駐藏幫辦大臣訥欽允俟新任文大臣到任後再爲約期勘查邊界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十五日
駐藏大臣文海照會印督藏哲界務現正籌辦光緒二十四年三月

印督額照會藏臣文藏哲界務願派員會勘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

邊務委員李毓森稟藏臣文干壩各界查竣及與番員籌辦情形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

藏臣文照會印督議定界務商務是否照辦了結希斟酌迅覆光緒二十四年十月

藏臣文照覆印度執政大臣查印度商民擬在帕克哩貿易與前議不符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十三日

印督查照覆藏臣如照藏入定邊於甲岡一帶則中國必準印度商民可至帕克哩貿易光緒二十五年三月

藏臣文照會印督查改闢辦法藏人不允許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詢藏臣印藏界務商務現在辦理情形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藏臣照會印督查請示惠大員來意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三日

藏臣譯咨達賴喇嘛請派番員會同劃界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外務部咨藏臣設法開導藏番一面阻止英兵勿任越界前進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十四日

照錄給英薩使照會

照錄英薩使照會

藏臣照會印督查現已飭何委員約會巴稅司與惠大員晤面光緒二十八年十月

藏臣照會印督何委員在邊久候請速派員會商光緒二十九年三月

藏臣譯咨達賴喇嘛迅派番員給發議事文憑令其赴靖西會同邊務委員與英員商辦商界事務光緒二十九年五月

藏臣照覆印督已派漢番委員赴邊會議光緒二十九年五月

印督查照會藏臣另派榮赫鵬會同惠德議訂藏約請速派委員及番員赴干壩晤商光緒二十九年五月

英邊務大臣榮赫鵬照會藏臣請設法使本人得見達賴閏五月

邊務委員何光燮稟藏臣在干壩會議情形光緒二十九年六月

照譯英員致番員說帖

色拉布賓綳噶勒丹三大寺並商上供職僧俗番官及閣藏僧俗大衆公稟藏臣英人帶兵越界並無善辦之理

業已派兵前往請漢屬助兵捐軍資光緒二十九年六月

藏臣譯咨達賴喇嘛請曉諭僧俗大衆萬勿肇啓衅端光緒二十六年九月

駐藏大臣裕綱奏英人帶兵越境藏番懷疑不肯會議摺光緒二十九年六月

何委員致英員榮惠二人函請改在亞東會議

英員覆何委員函不允改地會議

何光燮稟藏臣惠德索藏屬拘拿之納金民人藉圖生衅請傳諭釋放光緒二十九年六月

照抄致英員函

照抄英員覆函

何光燮稟藏臣英員勒索納人并請撤駐界番兵

照抄英員來函

照抄覆英員函

印督額照會藏臣請帶同噶布倫親赴邊地與英員會議光緒二十九年七月

英政務大臣榮赫鵬照會藏臣請速飭將納種二人釋回並將主使拘拏之人治罪光緒二十九年七月

藏臣照覆印督改派邊委員並請轉飭榮惠二員不必移動光緒二十九年八月

駐藏大臣裕綱奏換派邊員並藏番執拗情形摺光緒二十九年九月

藏臣咨外務部咨送藏邊圖光緒二十九年九月

藏臣照會印督添派李福林前赴干壩催令番員開議

藏臣譯咨達賴喇嘛速飭將納金民人送還英營並飭番員速即開議

榮赫鵬照覆藏臣俟榮惠遷定何地再行商訂各事光緒二十九年九月

藏臣照會印督請轉飭榮大員不必再行遷地光緒二十九年十月

藏臣咨外務部請再商駐京英使轉電印督毋再進兵光緒二十九年十月

駐藏大臣裕綱奏添派委員赴邊催令番員開議摺光緒二十九年十月

駐藏大臣裕綱奏請飭外務部再商英使轉電印督毋再進兵片光緒二十九年十月

藏臣譯咨達賴喇嘛請查照外務部電迅速辦理光緒二十九年十月

駐藏大臣有泰照會印督查另派邊務委員光緒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榮赫鵬照會有泰定日赴江孜面商一切光緒三十年二月初五日

有泰照會榮赫鵬不日赴邊會晤請勿遽進光緒三十年二月初十日

榮赫鵬照會有泰在骨魯地方與番兵爭戰光緒三十年二月十九日

榮赫鵬照會有泰現有喇嘛助戰請詢明達賴是否知情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三十日

有泰照會榮赫鵬請稍緩數日約計月內必可到江孜光緒三十年三月初三日

有泰照覆榮赫鵬所詢喇嘛助戰之事俟達賴覆文到日即行知照光緒三十年三月

榮赫鵬照覆有泰並無在帕克哩拉牽營中牛馬之事光緒三十年三月初三日

榮赫鵬照會有泰在江孜須候一月光緒三十年三月初九日

有泰照會榮赫鵬達賴尙無主使番僧助戰之事光緒三十年六月

榮赫鵬照會擬來招會議光緒三十年六月初二日

有泰照會榮赫鵬派劉文通等前往迎迓光緒三十年六月十五日

藏印往來照會目錄

榮赫鵬照會有泰送印度轉來密電光緒三十年六月初十八日

榮赫鵬照會有泰解釋藏約第九第二兩條光緒三十年八月初二日

榮赫鵬照會有泰藏約爲難之處應由中國負責光緒三十年八月初六日

有泰照會榮赫鵬藏約請酌量改訂光緒三十年八月

榮赫鵬照會有泰藏約請照會噶里噶達及駐北京欽差商辦光緒三十年十月初三日

藏印往來照會

印督額照會駐藏大臣請藏印各派邊務委員查勘藏哲邊界

大英國五印度執政大臣第一等三式各寶星上議院伯爵額爲照會事。竊本大臣案准貴大臣三月十三日照會內開。經貴大臣札委靖西同知靖西遊擊在於亞東與駐紮哲孟雄之員惠會商應行舉辦之事。等因。准此。本大臣頃據哲孟雄辦事之員惠來稟內稱。該員親赴亞東查看情形。晤面靖西文武。蒙其相待極優。此皆貴大臣措置裕如之所致。本大臣殊深感佩。又哲孟雄辦事之員惠在亞東時。聞得西金東北。在新約所定邊界內數處。曾有西藏番兵往彼駐守。查藏哲邊務委員未經親履邊界查勘。所分一定界限。犯越之事。自難保其必無。如藏印各派邊務委員。不日會同前往藏哲邊界一帶。遊歷查勘。俾各確知一定之界。庶於藏印兩邊大有裨益。本大臣愚見如此。卽希貴大臣迅賜照覆。以便查照辦理。再本大臣查閱哲孟雄辦事之員惠來稟內。以亞東商務。概與該員籌畫相違。本大臣殊爲可惜。在該員之意。大概係帕克哩番官居間多所刁難。以致商務現無起色。所有惠委員查看此等情形。貴大臣當亦知之。本大臣深知貴大臣關心商務。策畫周詳。定能使條約中所允之處。英商均能沾受其益。如此則計日無多。彼此可賀。緣亞東商務。可以期日大旺一日也。

藏臣覆印督派漢番委員會同印員查勘邊界照會光緒二十年九月

爲照會事。案准貴大臣照會內開。頃據哲孟雄辦事之員惠來稟內稱。該員親赴亞東查看情形。晤面靖西文武。蒙其相待極優。此皆貴大臣措置裕如之所致。本大臣殊深感佩。又哲孟雄辦事之員惠在亞東時。聞得西金東北。在新約所定邊界內數處。曾有西藏番兵往彼駐守。查藏哲邊務委員。未經親履邊界查勘。所分一定界限。犯越之事。自難保其必無。如藏印各派邊務委員。不日會同前往藏哲邊界一帶。遊歷查勘。俾各確知一定之界。庶於藏印兩邊大有裨益。本大臣愚見如此。即希貴大臣迅賜照覆。以便查照辦理。等因准此。當經譯行商上遵辦。茲據稟稱。藏哲界址。現欲派員查勘。自應遵照辦理。惟遊歷係條約所未載。此次英官遊歷查勘邊界。是否專指藏外而言。如欲遊歷藏界內。不敢遵辦。等情。本大臣覆查無異。現派靖西遊擊李登山。並由商上揀派番官前藏戴琰四朗多布結。卓尼爾丹增汪布等。前往邊界。會同貴大臣所派之員。查照分界立約案內所定藏哲之界爲準。詳細查勘清楚。就便設立鄂博。俾各永遠遵守。相應照會。爲此照會貴大臣。請煩查照辦理。再貴大臣所派委員。係屬何人。何時到關。尙冀迅賜照覆。以使轉飭邊務委員現署靖西遊擊李登山暨番官等遵照約期前往查勘可也。須至照會者。

印督額覆駐藏大臣奎煥已委惠德爲查勘邊界委員光緒二十年十一月

爲照會事。竊照本大臣因巡查印度西北境內各處。羈馳在外。是以將貴大臣九月初六日照覆之件。稍遲具覆。尙希

原鑒查界一事。曾聞敝屬員言及。至早須在西歷五月初一日。即中歷四月初七日舉辦。自五月初一日至七月初一日。即中歷閏五月初九日舉辦。自可在暖季內將界事辦完。請貴大臣查考以上所訂其間日期。孰爲尊處派員方便。查界應自何處起手。彼此之員在何處相會。均望詳爲見覆。以便飭知敝處之員。遵照來文辦理。並由本大臣飭知派往之員。不可在藏界內遊歷。酌由哲境可以逕至邊界何山。即可在此處山口。立明鄂博。以盡本分。本大臣已經委令哲孟雄辦事大員惠德爲查勘邊界委員矣。用特照會。另有一事。亦併附於此文。本大臣因聞敝處之員云。現在藏印通商。無論進口出口貨物。到帕克哩時。該處照值百抽十徵取稅銀。請貴大臣查考。本大臣深知貴大臣斷不准有此等不符新立通商章程之弊。合併照知。須至照會者。

印督額照會藏臣奎業已轉行惠大員赴亞東會商光緒二十一年正月

爲照會事。案准貴大臣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照會內開。以查勘邊界一事。本大臣業已閱悉。謝謝。遵即查照。貴大臣所擬。轉行哲孟雄辦事大員惠前赴亞東會同貴大臣所派查界委員商量。何時何處便於起手舉辦。相應照會貴大臣。請煩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印督額照會藏臣奎合查分界事望早爲辦竣光緒二十一年五月

爲照會事。昨據駐紮哲孟雄辦事大員惠德稟稱。併抄錄貴大臣於中四月二十日照會惠大員公文一件。內稱請惠